

闲话文人

汪舟

王国维夫人“烧”书



王国维

1913年1月，王国维全家搬迁到日本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，开始了在日本的读书生涯。神乐冈环境十分优美，房屋前后青山环绕，视野开阔，空气清新，四处树木郁郁葱葱，溪带如流，堪称世外桃源，是一个绝好的读书之地。特别是王国维的新居与他的学术挚友罗振玉、董康两家非常近，三人可以经常在一起研讨学问，赋诗唱和，这是王国维读书生涯最淋漓畅快的一段时期。

王国维在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开始忘我地读书，做学问。除编辑《国学丛刊》和友人谈天、写信、逛书店、写作著述之外，王国维对其余所有的事情，哪怕是家事，都是完全不闻不问。王国维夫人潘氏善于操持家务，经常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，整齐有序。但是王国维全然没有意会到潘夫人的付出，书籍不是整整齐齐地堆在书架上，却是到处乱摆。桌子的每一个角落边，茶几上、椅子上、床上，甚至地上，都是摊开的书籍，这让喜欢家中整洁的潘夫人十分不满。

王国维只知道读书做学问，家中儿女教育和家务等重担，全部落在了潘夫人身上。有一次，潘夫人与王国维商讨家中事项，王国维却忘我地手捧书卷，根本没有听见潘夫人在说什么，潘夫人看到王国维的书呆子模样，一时火起，发怒抢过王国维手中的书籍，准备把书扔到火炉子中去。

当然，潘夫人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将王国维视若生命的书籍投入火中，那是要了王国维的命，潘夫人绝对没有如此糊涂。耳闻目染，潜移默化，使得这位贤妻良母自觉自愿地担当了家庭中所有的事务，即使再苦再累，即使有时候会有怨言，但潘夫人还是毅然承担了下来，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。

经历这次事情之后，王国维也开始理解和体贴夫人的付出，在对儿女的教育上，王国维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和心血。由此可见，王国维夫妻关系的和睦，妻子的默默奉献，是王国维学术事业走向巅峰的保证。正是由于潘夫人的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旅居日本的王国维几乎用全部的精力放在读书和学术研究上，奠定了王国维在学术史上不朽的地位。[图](#)

读史侧翼

郑学富

苏轼为何没中状元

每年高考第一天的作文题目备受人们关注，而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时，却因“作文”写得好而痛失状元。

北宋的科举考试是历史上最严格的，不仅试卷首要弥封，糊上举子的名字，而且答卷也是由誊录院的书吏抄成副本，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，无法辨认考生字体。考试期间，考官还要住在贡

院不能回家，防止串通作弊。北宋初年，沿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，考试内容多是诗赋。王安石执政后，注重实用性，由吟诗作赋改为写政论文章，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（即策论），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，为变法服务。

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二月，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，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。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。这一年，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进士考试。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，悉心指导和提携。苏洵、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也到东京汴梁应试。这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文章的题目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孔安国的注文“刑疑从轻，赏疑从众，忠厚之至”。苏轼以忠厚立论，扣紧题目布局谋篇，引经据典，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，说理透辟严谨，文辞简练平实，结构紧密完整。全文不过六百余字，但读起来却如洪钟大吕，令人醍醐灌顶。

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，清新洒脱的文风，酣畅淋漓的论辩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梅阅此文后以为有“孟轲之风”，立即推荐于欧阳修。欧阳修看后，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，大为赞赏，本来想评为第一，但转念一想，世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弟子曾巩莫属，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，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，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，于是忍痛割爱，将此文评为第二。欧阳修气节高雅，严于律己之风可窥一斑。当评定完名次，拆开弥封后，欧阳修却大跌眼镜，没料到此文不是曾巩所作，而是苏轼所为。苏轼也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。不过苏轼、苏辙两兄弟及曾巩也都进士及第。49岁的苏洵虽然榜上无名，但是也以自己的文章才学名满京师。当时士人中流传一句歌谣：“眉山生三苏，草木尽皆枯。”

苏轼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，令欧阳修惊叹不已，为苏轼之才而高兴。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，说“读轼书不觉汗出，快哉！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尽管苏轼不是自己的学生，但是愿给苏轼出人头地让开一条路。其惜才、爱才之情溢于言表。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群星璀璨，俊采星驰，可见欧阳修对人才的渴求和关爱，其博大的胸襟可窥一斑。《宋史》赞欧阳修“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”。苏轼虽然与状元失之交臂，但其在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[图](#)

季候物语

钟芳

诗中绿竹细细香

我喜欢诗圣杜甫《咏竹》里的四句诗：“绿竹半含箨，新梢才出墙……雨洗涓涓净，风吹细细香。”在诗圣笔下，竹林景色，郁郁葱葱，微风过处，枝叶婆娑，萧萧飒飒。最美是在那新雨后，竹叶挂着雨珠，竹子特别洁净，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竹的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乐而忘返。

竹子是一种独特的秀美植物，它亭亭玉立，刚直挺拔，凌霜傲雪，高风亮节，有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之一，“梅松竹”岁寒三友之一等美称。古今许多文人墨客对竹充满了赞美，他们以竹作画吟诗，感赋情怀，留下了大量的咏竹诗

篇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有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诗句，赋予竹以君子之道德情操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《於潜僧绿筠轩》诗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吟竹名句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俗士不可医。”充分表达了国人的爱竹情趣和爱竹心态。

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唐代大诗人王维这首意趣盎然的《竹里馆》为我们画出一幅绝妙深邃、清幽脱俗的画面：诗人独自坐于茂林修竹间，时而抚琴，时而吟唱，怡然自得，尘念皆空。竹林里僻静幽深，无人知晓，只有皎洁的月光静静地映照。全诗静中有动，寂中有声，情景交融，妙趣天成，抒发了诗人置身大自然的恬淡心情与高洁人品，蕴含着醉人的艺术魅力。

白居易在《题李次云窗竹》中留下这样的佳句：“不用裁为鸣凤管，不须截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尽，留向纷纷雪里看。”此诗热情洋溢地歌颂了竹子迎风傲雪、卓然不群的品行。在《养竹记》里，白居易这样形容竹：“竹似贤，何哉？竹本固，固以树德，君子见其本，则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；君子见其性，则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，空以体道；君子见其心，则思应用虚受者。竹节贞，贞以立志；君子见其节，则思砥砺名行，夷险一致者。夫如是，故君子多树之，为庭实焉。”诗人将竹子比作贤人，高度赞美竹“坚韧，劲直，有节，虚心”的情操和品格。

“一迳森然四座凉，残阴余韵去何长。人怜直节生来瘦，自许高材老更刚。曾与蒿藜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到冰霜。烦君惜取根株在，欲乞伶伦学凤凰。”北宋王安石的《与舍弟华藏院恣君亭咏竹》诗别具一格，将诗人百折不挠的气概与宏伟博大的抱负跃然纸上。他的《寄吴氏女子一首》则写道：“岂特茂松竹，梧楸亦冥冥。”诗人以闲适心情，描绘松竹的一片勃勃生机，葱绿满眼，清新于心。

清代大画家书法家郑板桥一生酷爱画竹、写竹，热情赞美竹子宁折不弯的精神。他写的咏竹诗意境隽永，蕴含着很强的哲理性。他画的《竹石图》更是别具匠心，千姿百态又栩栩如生。那首千古流传的《竹石》诗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不仅写出了竹子的顽强和执着，也表现了诗人不畏磨难、坚韧不拔的乐观人生态度。板桥当知县时还写过一首诗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萧萧竹声，在诗人笔下，已化成了一种为民间疾苦的呐喊、一种做人的品格和抱负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
“百竿高节拂云天，万千风姿秀韵生。”翠竹青青，香韵悠悠，绿荫婆娑，诗情画意。文人古诗咏竹，或以竹寄情，或以竹抒怀，或以竹言志，皆颇具特色，将竹子的文化意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[图](#)



《竹西草堂图》（元）张渥

百味书斋

吕冠兰

两个女人的史诗

严歌苓是当代华语作家之中少有的高产者，她笔耕不辍，近几年每年几乎都会有新作品问世。同时，她也是和国内导演多有合作的编剧，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、张艾嘉等知名导演都和严歌苓有过合作。《小姨多鹤》是严歌苓的代表作之一，是其200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。十年前我曾读过一遍，十年之后重读，却有着更深的感悟。

多鹤是抗战期间移民到我国东北的日本女孩。日本投降后，多鹤被日本政府抛弃，从而滞留东北，之后被卖到张家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。但张家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，多鹤成为张家的一份子，使张家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。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，但孩子们只能以姨呼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多鹤的身份更显得尴尬，张家只好远走他乡，以掩饰多鹤在张家的尴尬位置。不过，丈夫张俭和妻子朱小环在与多鹤年深日久的相处中，不仅接纳了多鹤，还将她视为亲人。但张家的畸形关系还是引起外人的怀疑，更严重的是三个渐渐长大的孩子，他们对小姨多鹤，需要足够的理解和认同。

多鹤的日本身份可以说是《小姨多鹤》的“神来之笔”。正是多鹤的日本身份，使得张家人对其若即若离，忽冷忽热。尤其是小环，因为受到日本人的惊吓无法生育，因此才有了张家买多鹤替代她生育。小环一面因多鹤的日本身份心生怨恨，另一面又害怕多鹤“鸠占鹊巢”。然而，最终，她不仅原谅了多鹤，还将多鹤视为姐妹，处处维护她。当孩子们对多鹤表现出大不敬时，小环宁愿失去孩子，也愿意维护多鹤。这种宽广无私的胸怀，一般人很难企及。

当然，同样出彩的还有多鹤这个人物。在一家人遭难之际，求生的本能让她在张家委曲求全。但她是善良的，在张家无怨无悔地付出，张家的地板总是干干净净的，张家人的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，张家的饭菜总是花样翻新。即便是在张家没有名分，多鹤也毫不在意，她在乎的是一家人能否吃饱穿暖，能否平平安安在一起。对她和小环共同的丈夫张俭，她是深爱着的，并从一而终，但她又愿意和小环分享张俭，当然，小环也是这样。正因如此，一家人才能有惊无险，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多鹤和小环，可以说是《小姨多鹤》之中最丰满、最精彩、最有血有肉的两个人物。她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人性，超越了国家，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仇恨，使原本不应该走在一起的一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这种人性的善良，是多鹤和小环的本性，更是“环球同此凉热”的人类大爱。并且，《小姨多鹤》的故事，贯穿我国近当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，通过一家人的“小事”给表现出来，却弥漫着浓浓的史诗气息。因此可以说，《小姨多鹤》是多鹤、小环这两个女人的史诗。

严歌苓惯于写社会上的边缘人物，尤其以女性居多，她们天真善良，锲而不舍，求生欲强，可以说是母性文化的代表者，多鹤和小环是她们之中最闪亮的两个。可以预见，即便是多年以后，她们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，仍然会熠熠生辉。[图](#)